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輯

沈雲龍主編

西安事變史料

佚

名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西 安 事 變 史 料

前言

自蔣委員長蒙難西安以還，我國民氣不然一變，向日對國事與政治，毫無表示者，今均悲憤填膺，大聲疾呼，無論軍政界，輿論界，教育界，文化團體，民衆團體，以及個人，無不羣情激昂，以營救，領袖，挽救危亡爲第一義，全國人民奔走呼號之熱情，實屬可欽可佩可歌可泣。此固由於蔣委員長偉大人格之感召，而全國國民之覺醒，擁護領袖之熱忱，確屬不可磨滅之事實。

此次西安事變，國人表現之熱烈情感，可謂空前，事變中各方表示之文電，皆是證明國人明辨是非，見義勇爲之精神，此實最好之史料，可以傳諸永久，留諸百世者，愛國黨所有重要材料，刊爲斯集，以供國人之參考焉。

首陳殘匪在中央軍隊壓迫之下，即可肅清，對日談判亦已取堅強態度，中國在世界上海可成爲強國之一，不認爲爲張學良之強，而欲功虧一簣。張氏之變，目的無非在爭奪利權，張氏失敗，則中國亦大低元氣矣。巴黎「人道報」載稱：「張學良與其日本主人翁，均已失算，自屬實情。張學良此種行徑，利於日本，而有害於本國，中國民衆自必知之也。倫敦泰晤士報發表評論，略謂：「張學良背叛行爲，成將有利於日本政府。」美國華盛頓早報發表社論稱：中國行政院長蔣介石將軍在西安被劫持，已使遠東時局陷入極大的混亂，各方現難以驚奇之目光，注視日本之轉齒行動。蔣介石將軍不得領斷中國政府，實係該國之一大不幸。德國柏林德意志消息報，以此大事變爲極嚴重之舉。張學良此種舉動，欲以武力使蔣介石長改組政府，不認爲爲在此危急時期是於中國有利。又該地某刊一報著實稱謂：長在中國未來發展之重要地位，指出在過去十年中中國一切發展與成功，均昇將蔣介石長人格之表現。如反布爾什維克主義，爲國內領一箇奮鬥，及提倡國內經濟發展，是其較著功績，在其統一全國及領袖氣魄之大功將此告成之中，張學

與府即於同日頒討伐令，國府各令如下：

(一)張生良背叛黨國，劫持統帥，竊視國本變各職，交軍事委員會辦理，乃維不自悔悟，東身待罪，以將所部軍隊集中西安，負隅抗命，希圖遂其逆謀，擾害大局，全國人民，同深憤慨。政府為懲勸起見，不得不明令討伐，特由討逆總司令何應欽，迅速指揮國軍，掃蕩叛逆，以靖元氣，而維國本，此令。

(二)特派何應欽為討逆總司令，此令。

國府下令討伐並任命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後，何氏於十七日通電就職，並任命時與以祝詞討逆軍東西兩路總軍總司令，劉湘兩氏同日分別在防次就職，于右任氏受命宣慰北軍民，亦於十七日下午飛中山上，臨行前發表書面談話謂：「軍國政局，險惡無幾，營救領袖的安全自由當當則舉國一致的決心和任務。」丁氏臨行前發電譔學良謂：「中央命我入陝，我必盡所有之力，以求免於取禍，然此事只在公等奮然轉念之間。」致楊虎城電，亦勸以「今有大難已臨，大難方殷，然大仁大勇之覺悟，亦在此時」。

對峙會經下，軍事行動遂開始，前方將士，莫不憤慨萬分，大有誠此朝食之概，因於前月十七日請求委座暫停軍事之手諭，故不覺不略有停頓。但至十九日委座仍未脫險，而進部認爲張學良意圖變兵，急電前方照原定計劃，向前推進，自後軍事方面已大有進展，華縣附近二十日有戰事，旋被中央軍收復，討逆軍先鋒曾越崇峯水，驅迫渭南。東路討逆軍總司令劉峙原擬赴潼關督師，西面張學良軍部司令胡景翼聞於二十四日赴井陘轉電夏指孫胡宗南即歸隊等語佈告討逆。新時西安已在大軍包圍之下，解決不幾時日問題，形勢所迫，實使張橋不得不就範焉。

六、時局之轉捩

政府討代之軍事雖發動，若奔向西安張軍加以圍迫；但政治解決之路未絕，故各方仍竭力奔走，謀所以解此難題，消弭大變之慮。十四日曾任張學良西面總指揮的，以私人資格，乘赴西安，勸張張氏，雖仍討逆，似未見轉機，惟外界略知西安情形及委座安

三動已。十七日燕文氏從復自由，自西安脫險乘機歸來，十八日抵京，實務委員長致何部長手函內稱：「敬之吾兄，聞昨日空軍在渭南轟炸，以即令停止，以近情嚴察，中於本星期六日（十九日）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萬不可衝突，並即停止轟炸為要。互互手影。十二月十七日。」何總司令自奉委應手函後，即電前線將領，備於十九日下午六時前暫停轟炸，並表示如張等藉此希圖調兵，不於此時送委應回京，則本人自當嚴厲執行原定計劃徹底掃蕩。全國總動員委員會兼中國銀行常事長宋子文氏為督教委應於十七日下午由滬飛京。十九日宋氏以私人資格，贈贈員自京乘機飛西安，是日因大雪，各路郵船一暫，二十日晨八時飛西安，十時到邊，張學良等均在機場迎送，並陪同至西取入城督辦委員長致候，二十一日由機場回京，適將夫人赴關，二十二日宋氏偕聘夫人及隨員一行來西安，於是險惡絕布之時局，始有轉機之機。

七、張學良悔禍與護送領袖回京

張福純亦因受反動黨之宣傳，作亂起上，想神統帥，內攻神廟，外衝清議，故發難後，即已不自安。所以政府之令雖然，討伐之軍已集，若一意孤行，勢難苟全，爾來子文肅人之奔走勸導，則于懷德等以悔悟轉圜之機；尤以張機於事變後詳閱委座十餘萬言之日記及公私文件等故稿件則各種有關救國之政知方案，乃覺其中無一言一字不為何樂，無一絲一毫不誠不實。乃知張應對彼等及其軍隊不特無惡意，而且時加愛護，於是張氏良知發現，胸襟豁然誠自悔，深覺罪愆，並決定辭職委座返京。委座見其舉具悔悟之誠，本 總理亦去仁恕之教訓，未予罪罰，於二十五日偕蔣夫人等乘飛機返洛陽。委座逃離西安之前，曾以日記二人作極詳盡之訓話。吾人悲憤是篇詞詞，凡做人報國之遠念在於茲，此必將成歷史之重要文件，亦為民族復興史上珍寶之史料，爾將原詞錄后：

此次西安事變，實為中國五千年歷史絕續之所繫，亦為中華民國存亡極大之深淵，與中華民族前途存亡之分野。今日爾等既以國家大局為重，決心返余回京，亦不再勉強我有任何簽字與下台之身分舉行，亦並無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僅我中華民國轉危為安之良機

，亦為中華民族人格與文化高尚之表現。中國自來以知過必改為君子，此次事變得此結果，實由於爾等勇於改過，足為我民族前途增進無窮之光明。以爾等之人格與精神受余此次饋贈之感銘，不猶為我之部下。爾等所受感應固能如此迅速，則其他之人，更可知矣。爾等過去受反動派之煽惑，以為余持人不公，咸對革命不誠。現存余一年以來之日記，約有六萬餘言，兩月來之公私文電及手摺稿件，亦不下四五萬言，此外各國教國計劃及內政、外交、軍事、財政、教育等各種政策與方案，總共不下十餘萬言，爾等均已寓目，在此十餘萬言中，爾等必已詳細檢閱，其中是否有「吾」字不為國家而自私？是否有「絲」字不為自欺欺人之事？余自創辦帶兵以來，對部下與學生講話時，嘗以二語教人，爾等亦必聞知，此二語者：即「一余如有絲毫自私自利而不為國家與民族之心，則無論何人可視我為國家之罪人，即人人可得而殺我。」如余之言行稍有不誠不實，虛偽欺妄，爾不為革命而生義氣想，則任何部下，皆可視我為敵人，即無論何時，可以殺余。此二語為余平時所以教部下者。今余之日記及文電等，均在爾等手中，是

吾其中可寬取一言一字，是爲革命軍隊者？如果有之，則余此則尚能廣安，爾等仍務可以照余所指示之言，與余愉快。余於今益信平日之所以殺人者，自己能實圖廣行，無論對上對下，毫無絲毫愧怍也。

以言此大事變之責任，當然爾等二人應負其責，但論究其原因，余自己亦應當負責。余平日一心爲國，一心以爲精誠與毅令可以貫徹於天下，絕不慮國人之安全，防範太不周密，起居行動太簡單，太輕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動派煽動軍隊乘機搗害之禍心。天下事，一切均有遺漏，此次事變之起，勢由我自己疏忽而起，以致發生如此毀法薄紀之事，使中國憂勞，人民不安，國家受其損失，余對於自變，實無以對黨國，無以對人民，不能不向中央與國民引咎請罪。須知國家不能沒有法律以維持，爾等二人是直接帶兵之將官，當然應負責任，應聽中央之決議。但余已明瞭爾等實係中反動派之宣傳，遂以余誠意爲惡意，而作此非常之舉動，爾等在事變之始，即已自認爲中反動派煽動國家之舉動，深表遺憾。現在爾等已自知反動派之宣傳，知我對爾等不僅無惡意，

而且時加受譴，業已極實覺悟，而願送余回京。余平日教訓部下，常謂部下不好，即係上官不好，要訓部下，應先訓上官。余身為統帥，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違法亂紀之事，余當然應先負責，向中央引咎請罪，並以爾等無能之責呈於中央，爾等此次受僑商辱，事端得免延長擴大，中央當辭難格寬大也。爾等對於部下，蒙告以此次事變受反動派煽惑之經過，以及余感知有國不知其他之態度，切實安慰彼等，使彼等不因中央處察而有所恐慌。余平日教人以「明道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之四語，上官對部下其無方，應即負責，故此大事故，余願以上官資格負責，爾等應認中央之意處，而蒙察之部下則不必恐慌也。

吾人無論何時，應認國家之生存高於一切，應認憲國家必須生存，個人不足計較。尤須知人非必領俸金，民族乃有基礎。故吾人之生命可以犧牲，而國家法律綱紀不能違抗，身體可以受束縛，而精神之自由絕不能受束縛。余對中央與國家之責任，余一息尚存，決不取絲毫權利或放棄，爾等應大要余誓字與下令，余始終拒絕，以人格事大，

生死事小也。余之言行，不惜身軀處於此，且欲以事實示國事，使國事亦知人格之重要，其於一切，余當時所言如余在西安允許國事等字於國事之要求，則國家等子滅亡，蓋余爲代表中華民國四萬萬人之人格，如余爲部下效力所屬，臨難求免，則余之人格在地，即等於中華民族之人格掃地以盡。無論個人與國家民族，如人格喪失，則國家生靈死，雖存必亡。余平時既以「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四語告告國民，視爲救國唯一之公道，當然應不惜任何犧牲，而堅持人格與正義正氣，錯不能行不顧計，使吾部下與民衆無所違從，而陷國家于滅亡。自經此次事變，爾等應得一確實之教訓，爾等必須知人格重於一切，國家利益重於一切，錯與錯加自承認，過失與切實修改，責任應明白交待，並應以此意告知部下也。總理會日訓示吾人，必須恢復民族道統，方可以挽回民族，所謂信義和平，均係民族重要道統，余十餘年來所致力者，全爲團結精神，救一國家以救國，而尤重於信義。余向來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語，凡與國家民族有關係者，余決不有絲毫自欺之心，且無不可以採納，亦無不可以實行。

中央數年以來之政策方針，亦確在和平統一，培養國力，團結人心，不感該損民族之力量。故此大舉動，對等與余留屬面交，則引起戰事之責任，即應由曹等股禍禍紀之承數負之。現在曹等既表示悔悟，則余可請求中央，中央必仍本愛惜國力之精神，自有妥善處置，以挽救國形之危殆也。

總之，現在國家形勢及余救國苦心，皆為均已明瞭，余生不作事，唯以國家之存亡與革命之成敗為前提，絕不計及個人之恩怨，更無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且余親受總理寬大仁慈之教訓，是以無愛精誠為處世之道，誠不為過分之追求，此次曹等怙恃之進，足見尚知以國家為重，如此即應絕對服從中央之命令，一切唯以中央之決定是從，爾其同挽救我危急之國運，此無所謂轉機為難之道也。

張學良自稱鑄成大錯，已服處死罪，並請速圖決，復請軍東京，自投請罪，於二十六日午時二時由旅京，到後，即作一函呈請蔣長官，具承軍東特錄之意，其要旨如下：
余為漢賊狗頭：學良生性魯莽野，爾近處此次應起絕不違事件之大罪，違犯國體

東京，是以京師領袖受鉤處之責，處以應得之罪，操紀綱者將來，凡有利於吾國者，學良萬死不辭，乞鉤處不必全及私情，有所謂處事。學良不文，不處處宜，區區愚忱，俯乞鑒察，專肅，敬叩鈞安，學良謹啟。

八 全國熱烈歡迎領袖歸來

自委座於十二月十二日避難以後於二十五日出險之十三日中，全國同胞爲國學而憤激，爲領袖而憂慮，苦悶之情，實已達於極度，所謂「農健於野，商息於市，士處於道途」，遂可形容其一二。迨至二十五日午后三時，張學良恭送領袖離險，於五時半安抵洛陽。全國各地聞訊，無不欣喜若狂，全國上下不分老幼，均鳴竹鼓，陰插旗之類，一掃而空，爆竹喧天，歡聲動地，舉國同歡，到處狂歡之夜，熱度情況，實爲從來所未有。委座隨於二十六日午時許由洛飛返首都，應往機場迎接者，層層相接，爲人空巷，歡聲雷動，響徹雲霄，由林主席代表國政府，全體官員皆紛紛電祝賀。首都各

界，更於二十七日舉行慶祝委員會大會，參加者達數十萬人。其他內都各地以及海外邊疆，亦均熱烈開會慶祝，尤其綏遠南方將士，聞悉慶出慶之消息，皆不無激動，歡呼萬歲，官兵士兵互相抱持，跳躍歌舞，如醉如癡，且有喜極下淚者，沉鬱之土氣，為之改觀，歡喜情緒充溢全國，十三日來之沉重，釋於一旦，此情此景，觀所聞「一人有慶，億兆同歡，萬姓同歡，四海同歌」者也。

九 國際之歡慰

自魯德脫險消息傳遍國外後，各國均表示無限之歡慰。各駐華使節亦紛紛致電外部，或親到外部祝賀。日外相並親親致駐日許大使致賀，日在野名流並我使館道賀者尤多。而各國報紙更紛紛著論慶祝，如東京各報以為慶慶之和平解決，為中國人民無窮流慶統一之結果。蓋此種無險，足以制東內爭而有餘也。各報對於最近兩週中慶政治金融使形之穩定及人民對魯德勇氣之同情與信仰，使國民政府得以實施強硬政策，舉凡不待

不願服於人民之裁判一點，均予以重駁。則光遠人之日人顯示意見，即中國統一之基礎已極穩固，西安事變即其創造的試金石，今後僅其更趨穩固耳。美國華盛頓郵報評論西安事變，則實際上已增強中央政府之權力，因事變發生之後舉國憤慨，足見中國之統一，已確有進步云。德國佛蘭福克日報對蔣委員長之安抵南京，表示無限歡躍，該報論中國內外大政，似說斯續在蔣氏指揮之下，實為中國之幸，因蔣氏此次則京，復增加無限威信。該報並說中國民衆自信心日見增加，而在過去兩週則事情觀之，中國全體人民均趨向統一。該報論說在過去兩週則中國所表示有兩種現象，一為全國陷於憂慮，一為多難下一致。該報說：「蔣委員長之無變，或為最後之一幕，」目前之建設工作又可促進，因過去兩週之試驗，可以充分表現中國之民氣！」法國小巴黎人報駐上海訪員電稱：「蔣介石將軍返國兩次，雖有十三日之久，但中國政府內部並無意見紛歧情事。反之，各派人士，均極推崇成見，」對蔣贊。此次事變，倘若發生於十年之前，則國內必將發生大亂，於以見中國在蔣介石將軍領導之下，已有極大之進步也。」美國意大利日報謂